

上 卷



流亡说东北

抗战后东北来人谈话

全面抗战，转眼已四个多月。将士壮烈牺牲，民众奋起抗敌，昭示我们抗战前途怎样的光明。在这全面抗战期中，被蹂躏在敌人铁蹄下的东北同胞，情形如何，该是值得我们格外注意的。

最近有一位女医士于汝洲，新从哈尔滨来。于女士在哈尔滨原开有一个小规模医院，生意本可以维持，因为全国上下都奋起抗战，使她在东北不能再容忍下去，所以把医院结束了。为避免敌人的故意留难，在哈尔滨闲住了多日。十月四日晚由哈尔滨乘车去辽宁，在辽宁住一天，她所得到的印象是：“一城死气”。六日由辽宁乘车赴天津，一路上除经过山海关时一度检查外，没有什么遭遇。在山海关以外，火车上还有相当多的中国乘客；一入山海关，满车全是日本人，三节三等的车厢里，仅仅只有四五个中国的妇女。在天津住了几天，经过日租界，总是要被检查。街上除了横冲直撞的敌军，便是些运输子弹和运送死尸的汽车。十八日离天津，乘小汽船到塘沽，换乘英船去青岛。二十日正午到青市。青市的检查非常严厉，参观青市一周，感到备战空气相当的紧张。于女士说，最使她痛心的是，两条日本人开商店的街市，房屋已完全关闭，

把天津、河北被炸的惨状来和这敌人遗下的两条街市一比，中国真不愧为礼义之邦。二十二日离青市，经过济南、郑州，平安到达汉口。

据于女士说，从芦沟桥战事发生，东北敌人特别发挥警察和宪兵的权威，对民众加紧压迫。报纸消息，不消说，自有严密的统制，可是反面宣传，一般人也早明了。来往信件，重复检查，常常因为一个字的曲解，便丧掉了全家的性命。但是，国内的消息，仍旧有种种方法，从每一个人口里秘密地传着。敌人明查暗探，来测验你的思想情绪，稍一不慎，便被诬陷。因为这种关系，特别苦了一般知识的青年。就可靠方面透露的消息，华北事变刚起一周内，仅长春、哈尔滨两地被捕的学生已有一千多人，最惨的一次是将哈尔滨工业大学二十七个学生，用一辆大汽车载往圈河使非刑处死。一次把一百几十个学生，装上一辆破旧的火车，载往中东线的一个小站，连人带车，一同焚毁。一次是在敌人新修的松花江大桥下面，几个渔人拖上了二十一具学生的死尸，用一条铁丝穿着二十一个人的手心，眼睛上全都扎着一条白布。自己的学生失踪了，谁也不敢说出口；自己的学生被处死了，谁也不敢去看看尸身。类似这样一种惨痛的事情，正不知要有多少。至于因“思想不良”和“通华嫌疑”被诬陷，被拘押，被辱打，可以说随时随地都在不断地发生。

和捕杀青年学生相对的便是义勇军的活跃。一种是由于敌人加紧的压迫，加紧的屠杀，使这些青年学生，不容再有一时一刻的隐忍，所以，都毅然决然悄悄离开了他们的家庭，离开了他们的学校，来参加杀敌工作。一种是由于国内精诚团结，使他们杀敌的情绪自动地高涨起来，有的是放下了他们的锄头，有的是跑脱了他们的铺店，来参加杀敌的工作。这些人，有的找到了已有的集团，有的把同志联合起来便成了一个单位。芦沟桥事变发生不到一个月的时光，活跃在吉、哈一带的赵尚志，由五六千人，竟增加到两三万人。另外在辽边和江省的北部，农民们也都纷纷发动，他们所采用的战略，当然是游击。因为这种关系，在辽边，在江省的北部，特别

是在中东铁路东线的各县，敌伪军队天天和我们的义勇军都有接触，敌伪车队，常常三百五百的被我们的义勇军消灭了。同时，敌人因为我们义勇军这样活跃，自然更要加紧防御。事实是越防御越活跃，已经活跃到长春和哈尔滨附近。于女士在哈尔滨开设一个小规模的医院，每一天诊治的病人，都有详细的报告，从此以后，敌人特别注意到各个医院和医生所疗治的病人，天天总是有人来调查有无医治‘黑伤’（义勇军的枪伤）者，可见敌人的防备是无微不至了。

和这些问题有连带关系的，便是敌伪军队直接的调动。关于军事，不但一般无从探悉，就是一二等的傀儡，也同样不容闻问，不过，在其他方面，直接间接，还是能露出一一点消息。因为义勇军的活跃，当然有大批敌人正规的军队开出镇压，吉、江两省边界，借口苏联红军的暴动，不得不格外增加兵力，满边吉边，常常发生冲突。敌军一方面要镇压义勇军，一方面还要增援华北，所以在东北的日本商人，有好多已被征发。关于伪军，很多都调出东北，凡调出的伪军，每一人须有三家联保。敌人为了表示他们的厉害，中途把几个伪兵处死，硬说他们是投降中国，结果联保的人家，便都遭了非刑惨死。经过两三个月的时光，敌人天天宣传胜利，但这些被调出的伪军却没有消息，连联保的人家也不知道，因此所有联保的人家，都个个自危，说不定何时全家就会牺牲。伪军本身，当然也感觉不安，所以又常常秘密听到一部一部哗变的消息。

于女士现在正找寻一个相当的医院，要到里边为伤兵服务；同时还在计划创办一个儿童寄养所，专收留一般为抗战而无力照顾家眷的人们的儿童，如果这一个计划再不能够实现，她将要跑到前方，做一点应该做的工作。

作者 惜梦。选自《民族大仇记》（汉口，新汉出版社

1938 年）



平津落入魔掌

沦陷前夜的北平

× × 吾兄：

今夜(七月十九)虽勉强握管写信,然而心情颇不平静,因为刚刚听得两三声不平凡的炮声,仿佛就在阜成门外。隔壁本来有人正吊嗓子,拉胡琴,也突然停止了。我住的这条胡同里本来没有多少狗,不知怎么成群成队的集在一起乱咬一锅粥。车夫叱狗,犹如问“口令!”也着实令人心惊。大街上遥遥的送来的汽车喇叭声,也好像满含着杀气。我独自立在院中静听了多时,也没有听出个所以然。

这几天北方这个危险的局面,跟今日的天气似的,沉闷,燥热,令人喘不过气儿来。天上时而浓云密布,雷声与敌人的炮声及机声相应和,仿佛暴风雨即刻就到了;时而又烈日当空,好像我们所企求的“和平”又有希望。然而在这样闷热的天气,到底还是一阵倾盆大雨使人痛快些,只凭一把破蒲扇是不能解人的烦躁的。

据报上所载,日军顺着咱们的北宁路来的真够多了,今日十列车,明日又廿列车,一批一批总向平津这一带运。此刻已经把北平包扎得像湖南鞭炮那么紧密,药线儿一经燃着,日本以为北平立刻

便会粉碎成焦土。而一般市民所焦虑的并不在于这个，最关心的是：在敌方大军压境这个铁的事实之下，中国所努力的和平不会变为“城下之盟”吗？中央到底是什么主意？宋委员长究竟有怎样打算？一般人固然沉不住气，就是一般名流教授也怕其中有什么不妥，一批一批的到天津去向宋委员长贡献意见。

单看北平的街面，绝对不像是战事发生了。电车虽然早归晚出，总没有停过。卖菜的、卖西瓜的照样儿串着胡同叫卖。卖小金鱼儿的和卖花儿的，仍旧唱着音乐似的调子。城门洞儿里显着异样儿一些，每一开放，大批的难民便拥进来。邮政局中职员，大概忙碌得可以了，送信的、汇款的始终是挤不动。长此以往，中国的邮局非立刻再扩充五倍不可。东车站的脚夫也够受，为了那些逃得起难的人们的箱笼，直累得汗湿重衫。银行里也做了好买卖，前些时向上海汇一万元，只须缴足九千九百八十元；现因顾客太多了，汇水临时提高，每万元反而须要二十元的贴水。这种现象，并不奇特。市民原本极端信任当局，以为在极短期间定能将不法友军纠正过来，所以最初人心倍极安定。一天一天的过去，敌军越来越多，当局正在沉着应付之中，一般小民不知当局的苦心，当然不免彷徨。可是大体说来，市民的信赖政府之心，仍是与日俱增。任凭敌机有多少在头上飞，大家抬头看看，咒骂两句，仍旧各安生理，绝不惊惶。

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难民越来越多。友邦军人在郊外筑工事，运给养，大量的拉我们同胞去充夫役。可是一般国民对于友邦军人太欠好感了，不愿替他们服务，于是不能不逃。友邦军人对于咱们的年轻女同胞也到处搜索，以至逼索，于是妇女也不能不逃。芦沟桥一带的居民，被友邦军队活埋了剩下的，还有四郊的农家房屋被他们强占了的人们，也都不能不逃。话又得说回来，要逃又能逃到哪儿去？北平还是中国的北平，只好逃到北平来了。这所有的难民，都是能生产的忠良国民，不然他们尽可以去替敌人做工，也不必逃了。他们万死一生的逃到中国的北平来，实指望有朝一

日能出这口鸟气。一个难民说得好：“只要咱们的军队打上来，我们情愿去挑水喂马。”

倒脏土的那位黑脸儿汉，见了我不禁微笑，问他为什么那么高兴，敢情他除了日常沿门按户去收脏土，又加了工，天天夜里还得去装沙袋。倒水的那位山东哥儿们是个耳报神，他告诉我，前几天街上看不见一个磨剪子磨刀的，因为都去前线给二十九军开大刀刃儿去了。是的，北平市民都还记念着二十九军在喜峰口挥大刀的功绩。他又说二十九军染了许多绿色麻袋，为的是披在身上好去偷营劫寨。他说起这些，眉飞色舞，毫不犹豫地认为二十九军也有他的份儿。我昨天下午到一个小烟卷儿铺中去买烟，老板欣然地告诉我，适才他亲眼看见五辆汽车，上边载着兵和机关枪，在街上游行。我问他‘是中国的还是咱们友邦的？’他说‘是咱们这边的，在街上镇压便衣队。日本军队不敢进来。城门都有咱们的人把着，他们要闯进来，咱们就打。’这些人不会说‘国家’这个名词，可是绝对分得清‘咱们’与‘他们’。请全国人士千万莫轻视这些粗汉，他们都是满腔义愤，最富中国国民的气质！

粮食统制是战争准备的要件之一，平时对于粮商应该有组织有训练，等到战事一起，临时抱佛脚，收效就很小了。北平市上，自芦战一开，粮价立刻飞涨。二十四枚一斤的杂和面儿，升到三十四枚一斤；十二元一斤的米，非十五六元不可了。市政府一看不得了，这于一般平民的生活关系太直接了，于是马上宣布粮米的标准价格。然而官价有行无市，商店自有暗盘。昨天，市府当局又要举办粮食总登记，极力想使粮价平抑。可是总嫌迟了一步。希望中央对于各地粮米规定统制的办法，责成地方官吏，火速实行。又闻上海禁止米面出口，于北平的粮价上涨据说也有关系。

各街各巷，正在簞食壶浆，以劳国军。有的买大批的西瓜，有的备大批的暑药，妇女们缝汗衫，男子们送慰劳袋，每个市民对这些守土将士都表示着无上的敬意。小学生们也正开展着一大枚（铜元）运动。我的小儿女在正午时候，硬跑到学校去捐助一大枚，

回来起了一头痍子。各大学化学系及土木工程系的师生们，也都一齐动员，研究怎么样援助我们的军队。这一切的一切，完全证明着一般国民的心理对于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信赖，证明没有哪个国民不怕作亡国奴。

然而市面上又流行着一种可怕的谣言，说是曾到日本去过的某将领不主张“打”。这无疑的是敌方的心愿，是汉奸的挑拨。北方将领感受国难比任何人都深切，决无认贼作父之理。而且以二十九军论，早有他光荣的历史作保证，决不会有哪个将领消极或不合作，以中敌人的反间计。市民们述说这类谣言，一定斩钉截铁地认为这是汉奸们造谣，一定保证二十九军里决没有听日本指挥的亡国贼种。市民们是有了判断力，谣言决不会摇撼这军民合作的阵线。

日本军在平南三十里之康庄子一带原已占地百三十余亩，辟作机场；昨又扩大占地，强割农民青苗二百余亩。最滑稽的是，占地就占地吧，还强迫农民签一张草约，承认十元一亩，一年还清。这么便宜的地价，他们只有在中国找得到吧！

这两天各方面捉获了若干汉奸，裤裆刺着小花，脚底贴着膏药，替敌方工作，依军法从事原无不可。不过这些都是极粗糙的劣民，每天不过受五角钱，便被人逮到死路上去。有一些精致的汉奸，经日本正式的承认，加意的培植。这些次日本奴隶，穿洋服，说日语，居高位，在中国也自命为不可一世。例如殷公汝耕是一个，还有……

陈觉生，北宁路局长，也就是不久以前报纸上说他袒护走私的那位，在十八日下午于天津延见记者，还声称“此次不幸事件已有圆满之透视”；十九日突然因劳致疾，而且患的是咯血，竟向宋委员长请假休养。本来也是，北宁路上这些时日运兵运械，也太忙碌了。不过国家多事，这么一个有用之才突然病倒，真是一个绝大的损失。甚盼他能在同仁医院好好医治，早日复健！好卖……

傍晚我去东车站送人，突然看见西四、西单及各冲要路口的沙

袋都撤除了，又听说宋委员长也由天津来北平了。报上登载着“和平”似乎已有把握。顺道看了几个朋友，大家对于这突如其来的“和平象征”，不知怎么都不十分乐观。到底怎样‘和’的，如何‘平’的？日本兵撤了么？北平还是中国的北平吗？大家满腹疑团，无以自解。但不久总会水落石出，且候着吧！

夜深了，也不再写，我到院子里再去听一听，如果还可以安枕，回来睡觉要紧。

此信经过天津，如被日军扣留，您收不到，千万莫怪！遥祝眠安！

弟向，十九日夜半，二十六年于北平

作者 老向。选自《陷落后的平津》（上海，时代史料

保存社，1937年11月）

这会是真的？

七月二十八日。清晨六时光景，炮声沉寂中，隐约听到天边有飞机声，人们从屋里跳出来，怀着激动的心情，一齐昂起首，向南瞻望。

等待近二十天了，一听到天空有嘎嘎声，人们便飞快地跑到街心，仰起头，用一只手遮在额上，努力辨识那个低飞的怪鸟的羽翼上是否有青天白日的标帜。常常望得眼疲，才看出来，却又是红点 受骗、侮辱、焦灼、气急，逼得这些好心的人愤愤地低下头去，心头燃起一把火，吐着唾沫，嘟哝一些无效的怨懑话语。——但第二次听到天空有声响时，这些人照例又会心神不安地，鞋子也忘记穿地踉跄跑出来。

“该是咱们的吧。”有谁颤抖着声调说。

眼尖的破口喊出来了：“又是两架他们的！”

阴沉的云块下，两架灰色飞机像感觉无聊似地在空中兜着大圈子，彼此前后追逐着玩。真是气人！这里没有警报，没有高射

炮，没有防御，什么也没有，有的只是些圆睁着的布满红血丝的眼睛，看着它们翱翔，看着它们狞笑。牙咬得痒痒的。

到后来，飞机屁股冒出一股白烟，迎风吹散，成为一个个细碎的小白点，远远望去犹如几百只小白鸽在结队高飞。慢慢飞下来了。那是传单，是什么“华北救国会”的宣言。说日本无侵略领土野心，说中国政府冷淡华北，说二十九军决无力作战，说华北人民应“自立”。这玩意弄得太频繁了，在先有人看过后还气愤地撕扯，如今是连这点兴致也没有了，只轻轻扔过一边，没人理会。

八时，阴雨。雨珠子挂下来织成一面网。炮声又起，从城郊传来，闷雷般地连续不断，夹着机关枪声，震得窗格子、桌上茶具叮！乱响，连屋子也隐隐在微动。老年人懊丧自己的耳力不济，吩咐他们的孩子细听这炮声是从什么方向发来的，是远是近，若远便是敌人发的，若近则是守城的军士发的。

但，炮声那么嘈杂，那么紧密，谁听得出呢？年轻的孩子脸红了，可也故意装作听得入神的样子：“哦，是南边传来的，不错，很近。看样子二十九军得了手。”心里自然也急得要命。

来了救星：中午巷外传来一片嚣张的卖号外声。

家家门声砰砰地响了，一张张焦灼的脸从门隙挤出来，嘎声地喊卖号外的人。

街道上一片凄清，没有行人，没有生气，死一般的沉寂。从巷外，一个有着菜色面孔的孩子，头戴一顶破笠，脸上眉上嘴上耳边雨淋得一道道水滴下来，腋下夹着一卷报纸，赤足踏在泥泞里飞快跑近前来，张开嘴，边咽下大口的雨水，边高喊着：

“谁瞧过这号外要不高兴，我就砍掉脑袋！”

“喂，这孩子，你可别那么发疯——我买一张。”等接过来一小张纸，眼光只在上面瞥了一下：“喝，怎么回事，可了不得，占了丰台！这消息不会假，早晨就有了这传言了。哈——”撒腿就往院里跑。

门又紧闭了。街道恢复了原有的凄清。

一张纸像是一道符咒，人人如中了疯魔，每间屋里都闹得天翻地覆：上房老爷四处寻眼镜，太太手里拿着它却张皇失措地不知道该交给谁；厨房里厨役忘记了炒菜，将个大萝卜丢到半空中，掉下来打中在女佣身上，这有着忠厚单纯脸子的女人拐起小脚，登登地跑着，弄得头发昏，手中的茶杯跌落在地上不去理会，一把抓住九岁的小少爷：

“小少爷，小少爷，什么事？”

孩子们的心可更热。弟弟听说小日本给打跑了，乐得手舞足蹈，眼里流出了泪，过于兴奋了，一巴掌凑巧打在哥哥脸上，哥哥嘴里嚷着不痛不痛，转过身不小心把妹妹推在妈妈怀里，撞得妈妈肚皮痛。妈妈嗔怪着：

“这群孩子要造反啊，什么可乐的，把那号外，念给我听听！”

谁听得见？都疯了！是的，疯了。狂笑，高喊，一片尖锐的哄笑声浪，从这个屋脊爬过那个屋脊，夹杂着炮声、枪声、机声，奏起一种无名的音乐。电话局里接线生忙得头顶冒汗，各处电话铃声不断，耳机里结结巴巴地互相报告着：

“丰台占了——克复了，不是，不，唉，唉，我说，我的意思是二十九军进了丰台！”

“唉，你刚知道？嘿，你个傻蛋，我早知道了！这真是……我说，我说——我说什么呢，我心里慌得很，不说了罢。”

大街上突然热闹起来。雨中行人忙着雇车，拉洋车的开嘴：“这年头儿，您别讲价，坐上车爱给多少随您便。”雨水淋着房脊，淋着光滑的柏油路，淋着墙角落蹲着的一小堆人。那些朴实强壮的工人围着一位鼻梁上架着一副大花眼镜的老者，听他慢条斯理的读着：“我军今晨八时半克复丰台！”围着的人手握着手，忽然高声笑起来。坐在账桌前的店东大声吩咐伙计打开三日未开的店门，挑起幌子，边招呼顾客，边自言自语：“这可没事了，想不到也有了翻身的日子！”

号外雪片飞来：进占廊坊，天津大胜，收复通县等等。连最好

怀疑的人听到南京电台的广播也放心信任了。

下午四点钟，有谁传说从永定门开进城一大队二十九军的将士，背着枪枝，服装却不整齐，有的只穿一只鞋，说他们打得辛苦了，是进城换防的。这消息震动了每个人的心。忠勇的将士！年轻人腿快，一口气跑到前门大街。喝！人如蝗虫样地挤成一堆，互相推拥着，嘈杂地吵嚷着想挤到最前面去，大雨滂沱中，紧紧围着那群酱紫脸膛的兵士。这些硬朗汉子忸怩地受着众人的慰问，啜饮那些好心的店伙送来的汽水梅汤，或畅嚼大块的面包牛肉，并口沫横飞地述说他们的战场经历，怎样的一刀砍两个，怎样的将敌人的头颅削去一半。听众目瞪口呆，一逢段落便把手掌拍得通红，喉咙喊哑。有些兵士大张着眼，四顾眼前这种从未遇到过的热烈情况，他们迷惑了，沉醉了，有的竟手足颤抖地瘫软坐下去。一个有着山东口音的弟兄自语着：“不行了，我高兴得有点怪，我想弄把刀刺死我才痛快！”

夜色垂下来的时候，酒瓶打开了，鱼肉的浓香混着炊烟四散开，与街头民族救亡的歌声一同飘，飘，飘向高空去了。

虽然城郊的炮声更近更密了，谁去管它！

七月二十九日。静静地仰面睡在床上。

太阳镶着红边，半掩在一两朵白色云块里，一抹金黄色的阳光透进窗子，洒在眼皮上。耳边隐约听到庭中树枝吱喳的鸟鸣声。

醒来，一骨碌坐起，暗暗诧异 怎么那么宁静 是的，镇日听枪炮声，忽而享到一些安静倒反而不安了。

隔夜的那一份冲动还未尽泯灭，于是猜测着：日本兵该败退了，街上一定够热闹吧，该出去看看了。

推开门，静悄悄地。原以为城门已开，多日未上市的蔬菜贩定已推着车纷纷进城来了，却是街上连一个行人也没有，怪！

走出巷外，道口沙袋围成的圈子里面雄赳赳荷枪伫立的兵士，与镇日高高架起的机关枪都不见了，剩下的是抛在沙袋上的一两

个军帽，地下丢着一把枪刺，一套灰军服。宽宽的一条柏油路只照常有一个警察拖着长长的影子闲踱着。店铺到开市时候却掩着门，间或有一两个慌张的嘴脸伸探出来，随即缩回去。

遇到一个熟人，彼此呆视一会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那回答是：“呃，怎么回事？”

一会，工务局的载重汽车一辆辆开来，无言地载上那些沙袋，拆去沙袋外的石墙垛，填平道口挖好的作为陷落敌人坦克车用的深坑，过后，无言地走了。有人跑过去问这是什么意思，工作的人摇摇头，叹口气，低下头去。

警察的帽徽什么时候摘去了。前门外的栅栏门紧闭着。四城电话均不通。九城城门皆绷起脸。没有电车。夸张点可以说，街上没有人。

那些身体结实精神饱满的灰衣士兵昨天还威风凛凛地站在岗位上，今天一个也找不到了！

一个朋友，在路上遇到，神情恍惚地附在我耳上悄声说：“昨夜三时起，二十九军全退了，我在门缝里亲眼望见一列列兵跑过，有许多兵士竟捂着脸哀哀地哭着，狼狈极了，真的。”

“放屁，你在那儿做梦！”这朋友望望我的脸色，低下头匆匆走了。

怎么回事，这不是做梦么？

了不得！号外：宋率二十九军干部离平，张自忠代理委员长职务。乱七八糟。

看的人脸色发白，手指颤抖，胸中的火开始奔放 不信，不信，第三个不信！

问谁去呢 望望天：一片蔚蓝的海，那么空阔，那么渺茫。

再看荒凉的街面，也不由得心里发慌了。

怔忡不安的脸相到处呈现着，喉头咽下大口口水，是那么静，听得见呼吸，听得见心跳。

街上的人，屋里的人，男女老幼正如一群孤苦无依的孩子，伸

出手去，无人理睬；想与谁说一句话，张开口，看不见人，也忘了想说什么。人人感到一种不可捉摸的危机袭来。

连平素陌生的人也彼此招呼了，点点头，或拍拍肩膀，到后来满脸哭笑地互问着：

“这会是真的？”

作者 汝龙。选自《陷落后的平津》（上海，时代史料
保存社 1937 年 11 月）

北平突围的事实

一、警备北平城

当‘七七’芦沟桥事变的时候，我二十七旅布防于任邱一带，于七月十八日奉到军部电令：

“令该旅进驻固安，掩护平大公路，并掩护芦沟桥右侧之安全。”

于是十九日到达固安，部署一切。二十日又奉军部电令：

“令该旅为左地区右侧支队，以固安、庞各庄、黄村为据点，北宁路为轴线。左援协攻芦沟桥，另一部协攻丰台，右与廊坊取切宝联络。”

先是三十七师之二二一团与二二二团担任北平城防，因为二十二年长城抗战，获得喜峰口大胜利，便是该两团。因此，日寇要求将该两团调离北平四十华里，以一三二师调至北平，担任城防（这是日寇阴谋，企图分化二十九军，笔者）。我方一面答应日寇的要求，一面将该两团换穿保安队军服，仍驻城内，仅将保安队调离北平，以缓和日寇无理的要求。我独立第二十七旅（当时拨归一三二师节制）奉令由固安以急行军进驻北平，石旅长振纲（‘八一’突围时，石行至马房，脱离部队，折回北平，即由六七九团团长沙刘汝珍氏继任，笔者）任北平警备司令，当时部署如左：

旅部及六七九团团部驻天坛,六七九团第一营警戒骡马市、广安门(通丰台公路)、右安门之线,第二营警戒东便门(通通州及北宁铁路)、永定门以东之线(主力配置于南缺口),第三营为预备队,随团部驻天坛。六八一团团部驻禄米仓,六八一团第一营警戒东直门、安定门之线,第二营警戒齐化门及东缺口之线,第三营为该团预备队,随团部驻禄米仓。至于阜成门、西直门、德胜门之线,仍由三十七师之二二一、二二二两团担任警戒(临时归二十七旅节制)。

驻于北平城内交民巷之敌兵,约有五百余人,附有坦克车等武器。

当时北平城内汉奸充斥,四出扰乱,时闻枪声,既要警戒敌人的蠢动,又要防范汉奸的陷害。彰明昭著的敌人,尚易于应付,而神出鬼没的汉奸,则难于清除。因为民众未曾动员,不能帮助军队肃清汉奸。以致军事上的运动,反不如敌人的便利与灵活,这是抗战开始的时候感觉最困难的问题。

二、大战广安门

七月二十六日下午日寇派中岛顾问、樱井顾问、佐藤茂书记官等到广安门,与我刘(汝珍)团第一营第一连守兵接洽,适遇刘团长巡视城防,佐藤茂等便向刘团长说:“我们日本军只有七八十人,想来观光北平城,请你们开放城门,让我们到城里逛逛,并无别意。”刘团长一面暗自下令教弟兄们注意,准备厮杀,一面和佐藤茂说:“我们中国军队很欢迎你们贵军,请他们来逛北平城吧,来到了,再开城门。”佐藤茂等信以为真,马上跑回去引了一群兽兵来,约有五百余人,附有坦克车二辆,载重汽车十二辆,坐车五辆,浩浩荡荡奔向广安门来。看见我们还没开城,有的竟爬起城来,刘团长便下令一齐射击。弹如雨下,只打得日本兽兵纷纷溃逃,佐藤茂书记官先受枪伤,后被我军斩首,樱井因逃跑失足陷落于粪坑中,后经熊少

豪、周思靖（现均当汉奸）二逆将其领去。中岛则已鼠窜远去。敌兵阵亡三十余人，受伤八十余人，夺获载重汽车三辆，坐车五辆，子弹十余箱，掷弹筒十余个，及望远镜、照相机、文件等。击毁敌载重汽车一辆，坐车一辆。又击毁坦克车二辆，已被我夺获，惜我无人驾驶，无法运回，旋又被敌夺去。我阵亡七人，伤重殒命五人，负伤十余人，内有官长一员。残余的寇兵，溃不成军，纷纷逃到我民家，作摇尾乞怜状，口称爷爷，请你们保护我的性命，不要叫中国军把我的头砍掉了，我今生不能报答你的鸿恩，等到来世变猪狗也得报你们的恩。后因奉到绥靖公署的命令，不准扩大事态，并准许日寇领事收容残兵。收容了三四个钟头，还没收容齐，可见寇兵怕死，躲在民宅，不敢出来，毫无战斗意志。敌伤兵亦准领回，并由日寇领事保证不再发生此等事件。我军人以服从为天职，只得含泪收军，忍痛复员。

日寇先拟攻下广安门，而占北平，因受我军严重打击，故于二十七日上午五时攻团河，由我一三二师之第四团猛烈抵抗，但敌机十八架，骑兵四五百名，步兵千余名，大炮十余门，联合进攻。我全团官兵生还者仅五百余人，余均作壮烈之牺牲。二十八日拂晓，敌步炮骑联合兵种共三千余人，敌机三十余架，攻我南苑，并先以大炮轰击，我佟副军长（麟阁），赵师长（登禹）率步兵二团、骑兵一团坚苦抵抗，终因伤亡太多不支，佟、赵二公亦均于是役殉职。

三、血泪话当年

七月二十八日，宋公明轩奉令离平，视师保定，张公荃忧忍辱负重，留平折冲。敌派中岛游说，以我二十七旅改为保安队，仍负北平治安之责。但日寇其言愈甘，其心必愈毒。一因当时敌尚无力统治北平，便本其以华制华的毒计，企图制造傀儡政权，以为过渡；一因二十七旅之刘团，曾于二十六日大战广安门（事实见前），予了打击者以严重的打击，敌人知我二十七旅不能以武力使其屈